

让文艺自如地穿梭在“云”端和人间

玉渊杂谭

胡一峰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们的文艺生活更多地和“云”联系了起来。春节期间,《囡囡》一马当先,引发了多部电影从院线上映改为网络上映。这虽然引起了行业内的一些争议,但敏锐的行业观察者却发现它或将撬动电影业的一次变革。接着,又有“云录制”“云合唱”“云演奏”等,经常见诸报端。几天前,“三八妇女节”央视特别节目《致敬最美的她》的最后一个节目跨屏器乐合奏《第三交响曲:英雄》,就是演奏者在不同场合同时完成的一次“云合奏”。更早些,文艺界抗疫主题MV《坚信爱会赢》等作品,也由多位演唱者自己在外地或国外找录音棚录制而成的。

应该说,在线创作并非疫情期间首创。这些年,早就有不少人使用这种模式制作出文艺作品,并在网上广为流传,其中也不乏佳作。其实,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上流行的“合拍”,也不妨视为在线创作的

极简形态。但是,在以前,在线放映也好,在线创作也罢,与线下的文艺生产创作,是两条并行的轨道。而现在,这种新模式却如此广泛地被专业文艺家运用,甚至成为文艺组织开展主题创作的一种重要模式,这表面上是疫情之下的权宜之计,实质上让人看到了两轨交汇的一丝端倪。可以说,从传统的“面对面”到当下“屏对屏”,一次文艺创作模式的迭代正在向我们发出预告。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深入发展,这种“云创作”模式及其带来的“云文艺”,预计将更加普及。这不但和创作者对“互联网+文艺”规律的掌握不断深入有关,而且和欣赏者网络赏艺的经验不断丰富有关。根据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络音乐规模达6.08亿,占网民整体的71.1%;网络文学用户规模为4.55亿;网络游戏用户规模为4.94亿;网络视频用户规模为7.59亿。抖音短视频App1月6日发布的《2019年抖音数据报告》,则显示,其日活跃用户已于今年初达到4亿。经过二十多年网络文艺

的发展和熏陶,我们已经习惯于在“小屏”乃至“竖屏”上看剧听歌。

与此同时,我们也正在把随时表达自己对作品的观感当作理所当然。弹幕、网络群逐渐成为我们交流欣赏感受的主要场域。创作与评论之间、评论与再评论之间建立了即时交流的可能。而这也正是网络环境下舆论的特色。于是,现场感、互动性、代入感,逐渐成了当代人衡量文艺乃至定义文艺所不可缺少的关键词。随着5G技术进一步成熟,以及虚拟技术的发展,在线即在场,不但将成为客观现实,也成为人们的心理现实。

有人说,“云”的创作和传播只是文艺的一个方面,文艺的土壤在现实生活。优秀的文艺作品,必然是在反映社会、塑造人物上下了很大功夫。这当然是对的。不过,今天的互联网并非是在外在于生活的东西,它越来越和生活融为一体,并逐渐变为生活本身。当下的生活,几乎已离不开互联网,人的一切活动,也是如此。有的人睡觉时还带着手环,呼吸、心跳等生命的轨迹,原汁原味地记录下来,存入了

云端。从这个意义上说,互联网在改变文艺形式的同时,还在提供着文艺的新素材和内容。这些内容,不仅是现实生活搬到了“云端”,而且是因网而生的。它们包括从网言网语到网络生活,再到网生代特有的文化心态和思维逻辑,不一而足。其中既包含着新的时间感、空间感,也包括以社交媒体为载体的新型社会关系及其蕴藏的戏剧冲突。而这一切,又正构成了文艺审美的基础。

从历史上看,病毒与人类相伴而生,任何一次比较大的疫情,总会给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带来深刻的改变。新冠肺炎疫情也不例外。就文艺而言,它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科技对文艺的改变,也让我们发现,一种以科技为依托的文艺新力量正在生长。能否用好这股力量,既取决于如何把多年来行之有效的线下创作模式移植到网络空间并加以创新,更有赖于深入研究文艺的互联网语法,提高在线调集、统筹文艺创作资源和节奏的能力,让文艺自如地穿梭在人间与“云”端。

一场关乎“吃”的思想盛宴

——读《与达尔文共进晚餐》

字里行间

林 颐



作者:乔纳森·西尔弗顿
译者:任桦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10月

系也可以很微妙。肉类和鱼类是人类能获得的蛋白质含量最丰富的食物,20世纪的实验证明,家养禽畜的驯化综合征确实起因于对温顺行为的选择;植物的多样性是它们适应其生存环境和需要的特性,人工选择和自然选择都参与了植物的可遗传变异;香草和香料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拥有“武器”,阻止动物以它们为食,而人类恰恰喜欢的就是它们的毒素带来的感官刺激,这说明了进化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甜点是吃的放纵,摄入过多果糖会造成代谢综合征,人类对甜食的迷恋同样说明进化并非就是定数,而是有各种可能性;“人造”这个词听上去是贬义的,不过奶酪却表明与美食有关的奇技与妙想并没有什么可怕的;酒精对于人类的吸引力深入骨髓,影响了我们对于酒精类饮品原料比如葡萄的改造,酵母的基因组也有人类活动的标记……

每一种食物的进化,都深深打上了人类的烙印。烹饪是人类营养学的关键,这项古老的实践开启了人类进化的历程,后来成为满足享受和贪欲的方式之一。味觉与嗅觉让我们对植物和其他食物的化学性质能够做出反应,区别可食用和不可食用。我们驯养动物,为作物设定进化路径,进而纵使我们感官对食物的享用。从生态和伦理的角度,人类的饮食选择显得过于复杂,这种复杂有时也给人带来恶果。吃什么,怎么吃,从来不止是生理问题。

英国爱丁堡大学进化生态学教授乔纳森·西尔弗顿,向我们发来了名为《与达尔文共进晚餐》的邀请函。可是,达尔文先生不是早就故去了吗?是呀,这封邀请函实际上是一部科普书籍,这是一种致敬的表达,此外,是想让我们用进化论的角度思考我们吃的东西。

受邀嘉宾面向所有“烹饪动物”,即人类。除了人,没有其他动物懂得烹饪。使用火,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我们的类人猿“近亲”基本都是素食者,靠吃树叶和水果生活。考古有力地证明,150万年前的直立人是第一个开始烹饪的人类物种,烹饪在颅容量较大的直立人的进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烹饪能够为人类提供一个驱动较大的大脑所需的能量。

而晚宴“菜单”包括:贝类、面包、汤、鱼、肉类、蔬菜、香草和香料、甜点、奶酪、酒。

在农业产生之前,贝类为海边的采集者缓解饥荒,为人类在全球的沿海迁徙提供动力;一块面包带我们回到农业诞生的时代,谷物驯化从基因上改变了人类依靠淀粉食物生存的能力;“汤”的“味道”妙不可言,甜、酸、苦、辣、咸、鲜,味觉受体是进化赋予我们的感觉器官的一部分;“鱼”的“气味”千变万化,嗅觉受体和鱼类展示了进化与烹饪的关

系。有关“吃”的话题,永远说不完。怎样把人类诞生以来这么久的饮食史与生物进化史说清楚呢?这是一个难题。这部作品很好地解决了时间跨度的难题,结合几类典型食物的进化讲述了几场“革命”,涉及的专业领域知识广泛,考古学是还原远古人类生活的重要手段,也是本书不断溯源的根据。我们在室内觥筹交错,经历着历史时空的飞转流注。作者还经常采用其他学者的经典著作,世界各地的人类学现象和民族文化传说,让作品呈现人文的气质。

如果真的有这样一顿晚餐,这样一场思想的盛宴,你愿意参加吗?

16分钟的凌乱记录 用真实打动你

影像空间

新华社记者 双 瑞

乡村医生透过门缝给隔离户送体温表,村头喇叭用方言播报疫情提醒,几个孩童自制简陋的旗杆举行升旗仪式……一部全程用手机拍摄的16分钟纪录片,展示了一个距离武汉700公里的普通河南村落的抗疫图景,近日在网上广为传播。

“片子没有炫技,没有华丽辞藻,平实记录了普通人在疫情下的生活,非常打动人。”网友评论称,纪录片《保卫靳庄——河南农村抗疫记》让人们看到了乡村的真实状态,以及统计数字背后一个个鲜活的面孔。

纪录片拍摄者乔艳杰没想到,返乡过年期间的凌乱记录,经过剪辑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甚至登上了国家级专业电视频道。

片子从一个戴着口罩坐在家门口的老太太开始,她说“最近有病,怕传染”,被问知不知道什么病时,她的回答是“包虫病”,令提问者啼笑皆非。在河南省内乡县梁庄镇靳庄村,尽管村民们对“新冠肺炎”所知不多,生活却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

从除夕到元宵节,他拍下了武汉返乡人员登记现场,村民家门上劝阻亲朋走动的打油诗,送货上门的热心超市老板;拍下了就地取材锻炼身体的老汉,镇上冷清的商业街,深夜仍有人值守的村口卡点;还拍下了无人机给全村消毒,老人对一方平安的祈盼。

“我本来希望片子像电影一样,有高潮起

伏和结局,结果很平淡,没什么情节,特别担心大家看不下去。”乔艳杰说,这部16分钟的视频记录了16天的乡村面貌,以时间线推进,没有任何花哨的加工包装,打动人的可能正是真实的生活本身。

为了记录村民更本真的状态,乔艳杰放弃了单反相机这种影像和录音效果更好的工具。“端这么大一个机器,正常人表现都不会自然,在农村更显得突兀。”即使用手机,他也经历了几个摸索的阶段。

最开始,他是举着手机拍,拍摄对象的视线与手机齐平。本来正好好好说话的人,一看手机举起来立马就一本正经,像发表演讲一样。试过几次之后,他发现手机放在胸口位置最不容易引人注意,村民的抵触心理也没那么强。

“拍之前我会提前跟他们说好,拍的过程中尽量不做太多动作,降低手机的存在感。”乔艳杰说,最关键的是,作为本村人,村民对他有熟悉和信任感。

拍摄期间,他每天睡醒第一件事,就是竖着耳朵等村里喇叭广播。拿笔记下跟疫情有关的安排,然后骑着电动车在街上转,超市送货上门、村干部发传单、无人机消毒等镜头都是这么得来的。

没事的时候,他通常蹲守在卡点。谁来过,干什么,记得得一清二楚。半个月下来,涉及疫情防控的大事小情几乎无一遗漏。16分钟的成片,拍摄素材长达16小时以上。

“疫情之下普通人到底怎么生活,这个片子用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乔艳杰说,片子本身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状态,影响却远远超过预期,原因或许正在于此。

摄手作

小巷萌物

(本栏目图片由手机拍摄)

李娟娟



紫禁城设计者究竟为何人

博览荟

周 乾

位于北京市中心的紫禁城拥有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结构古代宫殿建筑群,含有古建筑9000余间。这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的古建筑以雄伟的外观、绚丽的色彩、严谨的形制、有序的构架、优美的造型、精湛的工艺、丰富的历史而著称于世。那么,紫禁城的设计者是谁呢?

元末明初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刘基(字伯温)是紫禁城的最初规划者。《明史》卷六十八有明确记载,紫禁城初建后的宫殿规制与南京皇宫基本相同,且比后者高大壮丽。由此可知,北京紫禁城的建筑布局及样式是以南京明故宫为蓝本设计规划

的,而明故宫的规划者则是刘基,他是明洪武帝朱元璋的谋臣。

据《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记载,早在明朝建立的两年前,朱元璋认为南京旧城离钟山太远,灵气不足,而对旧城改造需要大量的民房拆迁,影响民众生活,因而命刘基在钟山的南面规划新的皇宫。刘基对皇城的规划按照古代“天人合一”的星象布局理念来进行,中轴线上的前朝建筑有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内廷建筑有乾清、坤宁二宫,而在前朝宫殿的东西两侧有文华殿、武英殿,在后二宫的东西两侧有东西六宫。而上述建筑布局理念、形式与北京紫禁城宫殿布局完全一致。

我们以紫禁城前朝建筑为例具体说明南京明故宫与北京紫禁城的建筑相似性。从平面布局和建筑命名来看,二者的中轴

线建筑由南往北依次为午门、奉天门(北京紫禁城的奉天门在清代改名为太和门)、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而在三大殿两侧对称布置着文楼和武楼(北京紫禁城的文楼在清代改名为体仁阁,武楼在清代改名为弘义阁),午门和奉天门之间,两张照片均有着平面为弓形的内金水河,弓形最突出位置均位于中轴线上。从建筑造型来看,两张照片显示的建筑外观几乎完全相同:立于高台之上的午门,其外形犹如展翅的孔雀;矗立在开阔广场上的奉天门,与两侧的庑房形成紫禁城内首道屏障;而三大殿均坐落于三层高高台基之上,太和殿的重檐庑殿屋顶样式、中和殿的单檐攒尖屋顶样式、保和殿的重檐歇山顶样式高低错落有致,立面曲线优美,形成紫禁城内造型最为磅礴大气的建筑组合体。

此外,现存南京明故宫部分建筑遗址,如午门、内金水河、东华门等,其名称、布局和造型与北京紫禁城对应的建筑亦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由上可知,北京紫禁城的规划与设计,是以刘基对南京明故宫的规划建造为参照的,因而可以认为,刘基是北京紫禁城的最初、最主要规划者。

江苏泰州人陈珪则是紫禁城营建的总规划师和总负责人。朱棣在北京当燕王时,陈珪为其部将。据《明史》记载,建文元年朱棣在南京发动靖难之役,以夺取皇位;陈珪随其南下,立下汉马功劳,位居功臣第四位,封爵泰宁侯。另据《明太宗实录》记载:永乐帝朱棣于四年下令营建紫禁城,认为时年71岁的陈珪具有很强的管理和规划能力,命其为总负责人和总规划师。从紫禁城各料到正式开工的十几年间,陈珪始终官职未变,即为泰宁侯,且始终没有离开北京。这在明代重臣中非常少见,其主

要原因,与陈珪任紫禁城营建总负责人相关。

紫禁城的营建过程中,涌现了很多优秀的人物,如木工出身的蔡信、瓦工出身的杨青、石工出身的陆祥等,他们对紫禁城的规划、设计和施工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据地方志《重修毗陵志》卷二十四记载,江苏常州武进人蔡信从小学习木工技艺,在明永乐年间参与了紫禁城的营建,负责管理各个施工工种。蔡信还巧妙地运用运筹学原理,将挖护城河和西太液池的泥运到了紫禁城的北面,堆成了一座52米的土山,称为“镇山”,也就是今天的景山。

此外,网上有传言翻样为紫禁城设计者的说法,这是不正确的。翻样为吴县香山(今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胥口镇)人,出生于明洪武三十年,自幼跟随父亲翻样学习木工技术。据明代史料《皇明纪略》记载,翻样于明永乐年间被召入北京,参与营建紫禁城,具有很强的绘图能力,所绘制的宫殿、楼阁、游廊等建筑都能够受到施工组织者的赞赏。从记载的时间点来看,翻样参与营建紫禁城年龄只有20岁出头,在建筑规划、施工技术、施工管理等方面经验尚欠缺,因而担任总负责人或者总规划师的可能性很小。另据清初史学家褚人获所著《坚瓠集》记载:永乐年间紫禁城营建之初,翻样随父亲翻样进京参与营建紫禁城,翻样为木工头;后因翻样年事已高,改由翻样接任。由此可知,翻样在当时的职位只是木工首领而已。

综上所述,紫禁城的设计规划并非一个人的成果,而是古代工匠集体智慧的结晶,并从中反映出我国古代优秀的建筑规划、设计和管理技术。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南京明故宫午门遗址